

Claude Simon

克洛德·西蒙



刺槐树

金桔芳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克洛德·西蒙

刺槐树

金桔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槐树/(法)西蒙著;金桔芳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4(2017.1重印)

ISBN 978 - 7 - 5404 - 7564 - 2

I. ①刺… II. ①西…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428 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 18 - 2016 - 073

刺槐树

CIHUAISHU

著 者:克洛德·西蒙

译 者:金桔芳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 明 张 璐 冯 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11.2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04 - 7564 - 2

定 价:3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刺槐树

克洛德·西蒙

刺槐树

金桔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CLAUDE SIMON

L'ACACIA

© 198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9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T. 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①)

^① 译文选自《情歌·荒原·四重奏》，艾略特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I

1919 年

她们从一个村子赶往另一个村子，在各个村子（或者说村子的遗骸）里又从一户人家赶往另一户人家，有时别人指给她们田野里的一处农庄，她们沿着崎岖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脚上的皮鞋挂上了黄泥。两姊妹中的一个时而抓一把青草笨手笨脚地将黄泥抹去，黑手套捏在另一只手里，像女佣那样弯着身子，扯着嗓门同那寡妇说话。而后者急切地把一只脚踏在石块或路沿上，任她说着一面继续用眼睛贪婪地扫视四周。草地湿漉漉的，田地已有五年没有犁过了，林子里还残存着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绿色，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

后来别人都认识她们了，习惯了她们的存在。条件允许的话，她们就租辆车子，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挤在一处。司机用穷人敲诈穷人

时候的无情贪婪敲诈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穷——至少寡妇不是——，因为她们至少有钱来此地旅行，在那个年代，这里随便一个旅馆的客房——如果有旅馆的话——都抵得上豪华酒店的价钱；他（司机）揣测的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贫穷，而是另一种：不幸意义上的），全然不顾两姊妹羞怯的低声絮语。那寡妇付钱给他，一张一张点着毛毛糙糙的油膩钞票（就好像钞票本身也被一种麻风病似的东西给传染了。这坏东西已在整个地区肆虐，侵袭了居民和土地，只留下树桩、地基和有时仅靠一侧房梁支撑的墙壁。这些败落的房屋上房梁的另一端断裂，上面架着铁皮扭曲，或者有时候仅仅是沥青纸铺就的屋顶，仿佛绷带似的），黑色面纱后是一张无神的或者说幽灵般的脸。当她们在酒肆或者饭铺那些个树立或者说放置在泥地上的美式木棚歇脚吃东西的时候，她撩起面纱，将它掀到肩上，露出松弛的略泛油光的肌肤。这些木棚位于原来公路的交界处，公路上现在布满了坑坑洼洼，有货车高高低低地蛮横开过。有时候，司机会让她们搭便车，姊妹俩立在车斗上，颠得东倒西歪，死死抓住车板，女人和孩子坐在车厢里。司机（一个等待退伍的年轻士兵）灵巧地驾驶汽车避开鸡窝，一面用眼角好奇地打量穿丧服的女人在透

明面纱下的侧影。她看起来一副凛然不可侵犯又饱受摧残的模样，带着一种傲慢而不可屈就的决心，就像勋章上的年迈女皇，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女疯子。

这是个还算年轻的女人，不到四十岁，衣装下身形厚重。尽管衣着朴素（黑鞋，黑袜，黑衣，黑帽子细细的滚边下垂落着面纱）——或者恰恰由于布料、剪裁和配饰所显露的庄重——却带有某种招摇和戏剧性的意味，就如那些上流俗世中修女的打扮，在沙龙或官方仪式上混杂在护士中间或指挥着她们，只有和蔼、严肃、蜡黄而无神的椭圆脸庞裸露着，紧裹在仿佛石雕卧像面具一般的头巾里。有天晚上她们在一座修道院（也许是女子学校）的宿舍里过夜，床与床之间隔着白色的布帘，挂在细细的木杆子上。有天晚上她们在一家咖啡馆过夜，老板收了她们三间房的价钱（他说没有算上孩子），两个女人躺在软垫长凳或椅子上，寡妇和孩子睡在台球桌上，床单都未铺，寡妇只是将帽子脱下，将面纱叠好放在手袋上给孩子作枕头。男孩就着粗糙不平的网纱入睡，感觉到她同样粗糙的气息和紧贴着他的石头样的沉重身躯。台球室和咖啡室只隔着架了毛玻璃的木隔断，夜深了那一边还传来杯盏碰击和醉酒的声音。不知何时，有人推开

一扇弹簧门，顿时一道亮光流泻，静止了一时，然后有人嘟哝一声，亮光随即消失，只在惊觉的孩子的视网膜上残留下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的侧影，无声息地静静躺着，可怖骇人，睁眼看着那一片虚空，一片黑暗。夜里（灯熄了，酒徒们也已散去）她轻轻脱下大衣盖在孩子身上。她们在一家旅馆过夜，走廊的一端用砖头草草封死，连接处的石灰鼓胀出来，从外面可以看到建筑物颓塌的侧翼，各色的墙纸，黄的、粉的、灰蓝的，点缀着小花或花环，悬在圆锥形的崩落物之上。崩落的部分半堵住灰色的几乎凝滞的水潭，水无声息地在断壁残垣之间流淌，表面看起来就如上了漆的锡板，当罕有的一束阳光穿过，在一片搅乱的透明中可以看到无数悬浮的灰尘缓慢移动，就好像它从源头开始，原原本本地吸收了一场烟雨的尘埃，一场彻底的完全的灾难的尘埃，注定要无止尽地洗濯这贫瘠的土地和破碎的瓦砾。两个女人和孩子跟随着那个女人走在碎砾之间，他们将他们拖在身后，继续着无休无止的游荡。

她没有抱怨，也不发难。就好像以一种悲剧式的满足接受了路途劳顿，接受了马车、货车、敲诈她的司机、焦腻的饭菜、肮脏的游戏厅和涩口的咖啡。早上她第一个起床，天刚亮

就已收拾停当，穿戴完毕，就好像连那些能睡在床上的夜晚她也没有宽衣，急切地（她并不是不吃，而是，要么急着上路，要么出于习惯迅速了事：几近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就好像，如同她的穿着举止一样，她消灭掉盘中食物的方式也带有这种雷厉风行的特点：就那么转眼的功夫，盘子（或者杯子）就空了，似乎动也没动过的餐巾已经叠好，一只手将散落的面包屑拢成小小的一撮，脸上不动声色）静静等待另两个女人（两姊妹）急匆匆地将变硬的面包片浸到碗里去。

就好像她们是她的仆从，或者好听些，她的女伴，然而她却在早晨相见或晚上告别的时候拥抱她们两个，用略带做作的温柔和耐心同她们说话，就如同和下等人，和穷亲戚，和老人或小孩说话一样，尽管她们明显比她年长，和她不一样，不仅脸是方的，手是方的——而且皴裂——就连衣服也不一样。她们的衣服尽管也是深色的，却没有这种戏剧性和沉郁的单调，裙子和大衣也不像高级定制，而是照着某个式样在上了蜡的台布上剪裁，自己缝纫试衣，最后太大或太小，将就着穿戴起来，领子或卷边镶着陈旧的皮毛。

她询问的那些人（咖啡店的老板、修道院的修女、用变味的油脂给她们做煎蛋的农

妇) 看出她们是姐姐和弟妹的关系。他们一边在从笔记簿上扯下的劣质纸张上记下煎蛋的价钱，一边估摸着寡妇摘下手套的时候亮闪闪的钻石价值几何，嘴里嘟囔几句，退到厨房里，回来的时候拿着已修改过的帐单。实际上，她自己并不发问，而是将两个衣着蹩脚的女人当作翻译，就好像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就好像某种规范禁止她直接同陌生人说话。她朝两个女伴转过身去，一字一句地将要问的问题转述，等待她们将它重复，倾听着对方的回复，长着鹰钩鼻的丰满脸庞在网纱下仍旧无动于衷，只有眼睛（略微鼓出，一动不动，同样是黑色的，近乎严厉，有点像鸟类甚至猛禽的眼睛）在面纱的阴影下发亮，带着一种干枯的狂热，一种炭火般的、发烧般的光芒。

有时她让两个女人继续说着，一面打开手袋在里面翻找，扯出一沓看了已不下百遍的信件和明信片，拣出这张或那张，仔细地再读上一遍，对离她最近的那个女人说上几个字，然后止住，等着她将话复述一遍。其中有两封小信，带有官方的抬头和印章，字迹细腻，仿佛也是官方的，行文简洁，似乎是命令或军方通告，还有三四张情人之间或女仆的丈夫通常会邮寄的那种明信片。有一次，一张明信片无意滑落，男孩将它捡了起来。上面在栗色的背景